

我和30年
美术报

良师益友 美美与共

有感于《美术报》创刊30周年

■廖少华

与《美术报》结下不解之缘,既是忠实的读者之一,也是虔诚的作者之一。30载时光的照见,他给予我们读者与作者——良师益友、美美与共的感受。笔者在《美术报》迄今为止已经发表56篇文章,分别见于论说、美育、砚边与赏析等栏目。在撰写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有几个小故事印象深刻。

这是一个面向社会美育、美术创作与美术教育的具有大众性、同时又具有专业性的刊物。许多学校和文化艺术部门都订有此刊。针对当时不少人被材料特殊方法(染、洗、吹、刮、皱等)所述,以为这些手法可以替代中国画中的皴法。我在所在院校美术专业的山水画教学和毕业生创作中亦多次批评这种倾向。1996年5月6日,该报在评论版头条发表了笔者《山水画皴法还要不要》。这是对我们学习与坚守中国艺术传统精神的有力支持。刊物与作者对此形成共识:技法可以拓展,但基本的文化要素与艺术精神不能抛弃。

《美术报》对创作的关注倾心倾力皆有目共睹。笔者是教师,但同时也是美术

创作者。在这里要向《美术报》真诚地说一声感谢!1990年6月,我奉调令即赴青海民族师专任教,临行前将一件建筑工地丢弃的石头创作的石雕头像《风雪天》,送给了妻儿,他非常高兴。无奈他家里房子太小,便在附近专砌了一个小屋放置,村民们不知详情以为是一个美丽的菩萨,时而有人去烧香;后来妻儿家里改建房子,被工人不小心将此石雕铲入了古井……笔者将此过程写成《墙石的命运》,述说了此石雕的创作与结局。《美术报》2018年7月21日发表,张雄艺术网随即转发了此文。仅仅4天,读者点击量300448人,点赞者6177人。短短一文,点开了众多读者的谜题——只要真心以对,普通作者的作品同样可以获得理解与好评。美与美虽然面目不同,但美美共享是相通的!

中国美术的当代发展,与其它中国艺术同样经受西方文化与艺术的强烈碰撞。对此,《美术报》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立场与态度。在积极弘扬中华文化与艺术精神的同时,客观理性地对待和借鉴西方艺术有益因素,不全盘照搬,也不盲目抵制,这是大国文化艺术的胸怀。



廖少华 风雪天 石雕

笔者在长期担任省级图书审读员的过程中,对一些予中国美术界读者有益的外国译著,先后写出多篇评论,《美术报》都及时发表给予支持。

2022年1月22日发表的《书隙之见——〈艺术哲学新论〉读后感》。著名水彩艺术家黄铁山先生说:“读了你的文章受益匪浅。艺术史阐明的真理:艺术源于自由,真善美的艺术是永恒的,艺术的发展动力在创新。”他还表示在有关艺术讲学中向学员们介绍了笔者文章中的这些观

点。2022年9月10日发表的《物镜之明——[德]温克尔曼〈论希腊人的艺术〉读后感》,受到著名美术史论家李松先生的重视。他在2023年2月21日给笔者的信中指出:“邵大箴先生所译温克尔曼《论希腊人的艺术》,……选题极好,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论著作非常重要,但在国内一直没有译介,我读后受益很深,不只是在基本理论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你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刊物上给予阐释,做得好。”年已九十高龄的他,这个肯定首先是给《美术报》的,因为有这么重要刊物的关注,才能让更多的读者得到启发。

欣逢《美术报》创刊30周年之庆,笔者作为一位老读者和作者,期望贵刊保持自己秉承已久的办刊方向,在坚守中国特色的文化阵地、开设丰富的视窗、鼓励艺术的多样性,扩大出版者、读者与作者三者有益交流等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原委员、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三十年间一梦惊

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微言“聳”听》

■车帝麟

2023年4月25日,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碰到蔡树农老师,他说《美术报》今年创刊三十周年了,真是“几千里外相逢处,三十年间一梦惊。”

我最初接触《美术报》是在1995年,那时还在华家池的浙江农业大学上学,离《美术报》报社大约三公里。空闲时便骑着自行车去杭州书画社、杭州艺术家画廊、浙江展览馆艺术书店等转悠。在这些书店都能看到单张的《美术报》,看完就放回去了。现在想来报社最怕这种读者,只看订又不买。在此向《美术报》公开表示感谢,当年一味地索取知识与资讯,收获多多,让我这个穷学生度过了美好的大学时光。

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就开始订阅《美术报》了。记得1999年的时候,我在《美术报》做了一个专版,文是张华飏老师写的,标题是《有限年华志比秋鸿》,那时戴家妙老师是兼职责编。这是我从艺以来的第一个专题专版推介,收到报纸后,很是激动,马上复印了一份发给学生们。当时学生家长们都觉得咱们的书法老师可真厉害啊。

也是在这个时候,应霁民老师说《美术报》也想创办少儿书画版,于是我号召学生们都订阅《美术报》以示支持。有位家长印象深刻,他有三个小孩都是我学生,我说定一份就行了,他说不行要定三份,一人一份。我的一些优秀学生的作品也陆续在《美术报》刊登,这对我在深圳的书法教育带来了无形的支持。那时与应老师联系密切,他还好心地想介绍一位新来《美术报》的美女记者给我,嘿嘿。

也记得2000年的时候,以美术为主的《美术报》,书法篆刻也开始全面爆发,开设的《书法周刊》发的原创文极有可读性,这让我很有感触,我在中国书法网的个人专栏《车行天下》也时不时地模仿写些原创文章。无奈一直在模仿,一直未超越。《美术报》对书坛中的一些尖锐话题总是能抢先展开报道。听到很多读者说收到《美术报》,首先打开看中间的《书法周刊》。

2004年,《美术报》策划了《浙江篆刻百家》,也选了名气不大、水平不高的我。很荣幸成为其中一家,这是我在《美术报》的第二次专题专版。从此,我也暗暗下了

车帝麟 篆刻
释文:字间浮生

开始整理自己在微博与微信上写的段子。首期很快见报,这才看到蔡老师给我的专栏名起的叫《微言“聳”听》。然后这一写就无法停止了,我开始慢慢注意大家的言行,将关键词记在手机上,空暇时形成文字。没想到这个专栏竟受到书法界的广泛好评。

记得一次在上海参加周慧珺书法展,经人介绍后,林岫老师即刻说:“啊呀,你就是车帝麟啊,我可是你《微言‘聳’听》的忠实粉丝啊,好玩、幽默,以为你很瘦小,没想到那么壮实,啥时候也《微言‘聳’听》下我啊?”还有朱关田老师见到我就说:“专栏那么有意思,怎么都不写我?”骆恒光老师说:“《美术报》我是先打开看《微言‘聳’听》的。”

无心插柳在《美术报》写了五十期《微言“聳”听》专栏,2022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将我在《书法报》上的《书坛动车组》专栏一起结集出版了一千条,书名《书坛动车》。

值此《美术报》创刊三十周年之际,再次向《美术报》表示祝贺与感谢。

(作者系深圳书协副主席)

一个决心,既然是浙江百家之一,就一定要努力创作,不负期望。

一转眼到了2013年的某一天,我与蔡树农从杭州坐动车去合肥参加一个书法活动。动车上,他说看了我在《书法报》上的《小世说》挺好玩,问还有没有,有的话多多益善,整理下在《美术报》上发。之后我在慈溪一位朋友那调理手疾之余,就